

## 宋人筆記中的避諱學

卞仁海\*

### 【目 录】

- 1、宋人筆記中的避諱研究概述
- 2、宋人筆記避諱研究的主要成績
- 3、宋人筆記避諱研究興盛的原因
- 4、宋人筆記避諱研究的局限

### 【摘要】

宋代避諱嚴苛，與之相應，宋代學者的學術筆記中也有大量的避諱研究。這些研究記載了豐贍的先秦至宋之歷代避諱材料，資料價值較高；有些還考證精到、徵引博洽，惠及後代的避諱研究。宋人筆記研究避諱者甚多，主要有文化學術環境、避諱本身的發展、筆記體裁和宋人避諱研究特點的適應性等諸多原因。但宋人的避諱研究大多述而不作，長於避諱材料的歸納整理而疏於避諱學的應用研究和理論建設。

【關鍵詞】避諱；避諱學；學術筆記；宋史；述而不作。

---

\* 卞仁海，中國深圳大學師範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文獻學和避諱學（123782475@qq.com）。

避諱是語言文字中或行為方式上的避忌現象，比如為避宋太祖趙匡胤名諱，《匡謬正俗》一書被改作《糾謬正俗》或《刊謬正俗》；宋徽宗趙佶生於壬戌之年，屬狗，因此忌諱“狗”，甚至降旨禁止天下殺狗。宋代避諱，甚為繁多和嚴苛；與之相應，宋人研究避諱者亦多。北宋史學家宋敏求(1019—1079年)曾撰《諱行後錄》五卷，可惜亡佚，《宋史·藝文志》卷2存其目；南宋李椿撰《中興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研究避諱，但亦亡佚，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7存其目。

歷數宋人學術筆記，幾乎每種或多或少都有與避諱有關的內容；它們或記載，或匯錄、或考論，或點評，使宋代避諱研究幾乎成為了“顯學”。這些研究和宋代避諱、宋型文化相依相生，共同成就了宋人筆記中的避諱學，進而使宋代的避諱研究在避諱學史上佔據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 1、宋人筆記中的避諱研究概述

宋人學術筆記中涉及避諱研究者甚多，不可一一列舉；茲列其主要者以表概括如下：

作者	生卒年	有關避諱研究的筆記	相關卷目	主要内容或成績
王觀國	待考	《學林》	卷3《名諱》	論列了自周至五代避諱的大量諱例，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王楙	1151-1213	《野客叢書》	卷9《古人避諱》，卷17《昏字》，卷19《避高祖諱》	考論了自秦至北宋經史中大量的避諱用例
周密	1232-1298	《齊東野語》	卷4《避諱》	彙集了秦到南宋高宗之時的歷朝國諱諱例，以見其流變發展
洪邁	1123-1202	《容齋隨筆》	隨筆卷4《孟蜀避唐諱》卷6《嚴州當為莊》卷9《古人無忌諱》，續筆卷2《唐詩無諱避》卷11《唐人避諱》卷14《忌諱諱惡》，三筆卷11《帝王諱名》卷11《家諱中字》，五筆卷3《士大夫避父祖諱》	為研究唐宋避諱補充了一些資料，有的諱例僅洪氏獨家見載
岳珂	1183-1243	《愧鄉錄》	卷2《宗廟舊諱》《舊諱訓名》，卷3《贈官回避》《階官避家諱》	保存了許多宋人避諱的一手材料，對於研究宋代避諱有很大參考價值
莊綽	1079- ?	《雞肋編》	卷上《天下方俗所諱》、卷中《浙人諱鴨》《自諱》《甄姓考》，卷下《避諱亦人情近厚之一端》	記載、考論了一些民俗避諱材料
彭叔夏	待考	《文苑英華辨證》	卷8《避諱》	考辨了避唐代太宗、高宗、肅宗之諱例，又考證了杜甫的家諱“閑”字

吳曾	1162年前後在世	《能改齋漫錄》	卷1《事始》、卷4《辨誤》、卷7《事實》、卷9《地理》、卷11《記詩》、卷13《記事》	記載了一些諱例，考證了若干諱例
陸遊	1125-1210	《老學庵筆記》	共16則，散見於10卷及續筆	記載、考論了一些避諱諱例
王應麟	1223-1296	《困學紀聞》	散見於各卷，共12則	或解釋諱例，或考證諱制，或考史辨誤，體現了非凡的考據功力
張世南	1225年前後在世	《游宦紀聞》	卷3 卷9	考論人名避諱和避諱改字

## 2、宋人筆記避諱研究的主要成績

1) 記載、考論了先秦至宋代的大量避諱諱例和諱制，這些諱例和諱制多為後來的論者稱引和使用，對研究先秦至宋代的避諱，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陳垣先生即指出：“宋時避諱之風最盛，故宋人言避諱者亦特多。洪邁《容齋隨筆》、王楙《野客叢書》、王觀國《學林》、周密《齊東野語》，皆有關於歷朝避諱之記載。”（《史諱舉例·序》）比如周密齊東野語卷4《避諱》述論了歷代避諱，洋洋近五千言，彙集了秦到南宋高宗之時的歷朝國諱諱例，以見其流變發展；並分“避君諱”“避太子諱”“避后諱”“避國主、諸侯諱”“士大夫自避家諱”“朝廷為臣下避家諱”“後人避前賢名”等類列舉，條分縷析，所載諱例確有“以備考覽”之資料價值。再如洪邁《容齋隨筆》卷11之“家諱中字”條：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秘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願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sup>1)</sup>，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祇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sup>2)</sup>

今按：洪邁該條記載了宋代為避官員士大夫家諱而改稱官職之名的二則諱例：宋敷文閣學士李燾之父名“中”，其父所獲贈官“中奉大夫”犯其家諱，遂乞請改贈官，但未被允許；江東提刑李願父名“中”，為避其家諱，回避官名“太中”而祇呼“通議”或“朝散”。而後面一則家諱材料，僅洪氏一家記載，其他宋代史料均未見載。

岳珂《愧郈錄》卷3之“階官避家諱”條：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

1)) 通議，“通議大夫”之簡稱，下“太中”“朝散”同，並屬階官。宋制，通議大夫為四品階，太中大夫為從四品，朝散大夫為從五品上。

2)) 洪邁，《容齋隨筆》，喀什維吾爾文出版社，2002，p. 410。

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考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為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當是時詔從之。繼參大政，複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也。朝論以為得體，然銓法迄今亦遂莫之改也。<sup>3)</sup>

今按：宋代官職名犯擬任者家諱，朝廷遂以次官授之，並於官銜前冠以“寄理”二字以避諱；岳珂此條便考論之。清人王士禛（1634～1711）《池北偶談》卷4之“階官避家諱”條，即引岳珂此條以資證，王氏之文如下：“予嘗疑六朝以來，朝廷為臣下避家諱，至改州郡名者有之。考《愧郾錄》，乃知宋時律文，有私諱冒榮徒一年之禁。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sup>4)</sup>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1《記詩》“賢女浦”條：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沉於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sup>5)</sup>諱，改為賢女。汪革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雲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鳴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今按：宋仁宗趙禎，避嫌名“貞”；陵名永昭陵，吳曾這裡省稱昭陵。賢女浦在今江西省南康市境內，本名貞女浦，宋避仁宗趙禎諱，改為賢女浦。今人李德清先生《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據吳曾設立“賢女浦”條。<sup>6)</sup>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14《考史》：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今按：唐代無名氏撰有《諱行錄》一卷，可惜亡佚，《新唐書·藝文類·譜牒類》存目，但無任何介紹；宋敏求續之，作《諱行後錄》5卷，可惜也亡佚，《宋史·藝文志》卷2存目。王氏這裡簡介了《諱行錄》的大致內容，相當寶貴。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20《雜識》：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侄詩》曰：“堯舜理日，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今按：王氏此則記載了隔代避諱的材料。蜀石經，通稱“廣政石經”，五代十國時蜀後主

3)) 岳珂，《愧郾錄》，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p. 25。

4)) 王士禛，《池北偶談》，中華書局，1982，pp. 76-77。

5)) 宋仁宗趙禎，陵名永昭陵，這裡省稱昭陵。

6)) 李德清，《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p. 76。

（孟昶）廣政元年（938年）始刻，到宋代統一之後，在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才最後完成，歷時186年。《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唐太宗諱世民，若單言民，則闕斜鉤而作‘𡗗’。”《養新錄》卷上亦云：“唐石經遇‘民’字皆作‘𡗗’。”即使是隔了朝代，石經於唐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之名諱“淵”“世”“民”等字也缺筆避諱。范魯公即范質（911—964年），北宋宰相，其詩“深泉薄冰”當為“深淵薄冰”，為避隔代唐李淵名諱而改。

宋人筆記中的大量避諱材料，清人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周廣業《經史避名諱考》、黃本驥《避諱錄》、劉錫信《歷代諱名考》等避諱學著作多有資取；而今人陳垣《史諱舉例》、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彙典》、王建《史諱辭典》、李德清《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等諱學專著取材於宋人筆記處尤多。

## 2) 宋人筆記中一些有關避諱的考證精到，徵引博洽，體現了較強的考據能力

比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4《辨誤》“喻氏姓”條：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為周司徒。’後立別族為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為口，因為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今按：吳曾廣徵博引以考喻氏源流：最早為渝，因避漢景帝王皇后（字阿渝）諱，改為喻氏；南朝梁時（502年），梁武帝重用士族，賜安州刺史俞藥為喻姓，俞藥認為這是喻姓之始，但吳曾辨俞藥之誤，因為漢代早有避諱改喻氏。吳說當是，宋人鄧名世《姓氏書辯證》卷30亦載：“鄭公子渝彌，周桓王時為鄭司徒，後立別族為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為‘喻’，因為喻氏。”

再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9《地理》“鏡湖”條：

會稽鑒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淥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照鑒湖賦》曰：“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鑒，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今按：宋太祖趙匡胤，祖父名敬，避嫌名“鏡”，以“鑒”代“鏡”，會稽鏡湖為“鑒湖”。《輿地紀勝》卷10紹興府《景物》上云：“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又曰鑒湖、照湖。”吳曾所考是。李德清先生《中古歷史地名避諱考》據吳曾設立“鑒湖”條。<sup>7)</sup>

另，“鏡湖”還不是最早的名稱，最早叫慶湖，為避漢安帝父清河王“慶”之名諱，改為鏡

湖。《宋史·文苑傳五》載其事：“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又如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卷8之《避諱》：

凡避諱而易以他字者，如庾信《蕭太志》，《周書》《北史》並作蕭泰，庾信蓋避周太祖諱，泰故作太字。虞寄諫陳寶應書，見《南史》本傳，以世故作艱故，不世作動俗，庇民作庇人，乃作史者避唐諱耳。許敬宗舉賢良詔，用生民吏民致治成治字，而唐大詔令，改為生靈吏人致政成化。當太宗時二名不偏諱（見《實錄》及《會要》），高宗雖諱治，而此詔在貞觀二十一年六月，疑是後人追改。新羅王《織錦作》詩，理物體含章，理唐書本傳作治，此在高宗永徽元年獻詩，當避高宗諱，則理字是。崔沔對應封神嶽舉賢良策，用治字世字，時神功元年，武后雖已革命，不應使用唐諱。蘇頌《冊開元神武皇帝文》，開者，泰也，罔不享，享疑作亨。或謂肅宗諱亨，故改作享，然此先天二年冊文也，時肅宗諱嗣升；開元十三年，改諱浚；二十六年改諱紹，天寶二載方改諱亨，安得豫為之諱乎？又有避家諱者，如杜甫《宴王使君宅》詩“留歡上夜關”，世謂子美不避家諱，詩中兩押閑字<sup>8)</sup>，麻沙傳孫氏《觀》《杜詩押韻》作荀夜閑、北斗閑，今《文苑》亦作荀夜閑，其實皆非也。或改作夜關，又不在韻。按卞氏集注《杜詩》及別本自是留歡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上字誤為卜字，關字訛為閑字耳。北斗閑者，乃《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殷”，殷於顏切，紅色也，用班固《燕然銘》“朱旗絳天”之意，或者當國初時，宣祖諱殷正緊，音雖不同，字則一體，遂改為閑耶（《文苑》不載《諸將》詩因並及之）。<sup>9)</sup>

今按：彭文首先考辨了避唐代太宗、高宗、肅宗之諱例，當是。又考證了杜甫的家諱“閑”字，認為杜詩均諱“閑”字，杜詩中“荀夜閑”之“荀”乃“上”之訛，“閑”（閑）乃“關”（關）之訛；“北斗閑”中“閑”乃是避宋宣祖諱“殷”而改，所論亦當是；另有相關之論如宋人著《侯鯖錄》卷7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雜誌》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寫本、《邵氏聞見後錄》卷14、《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20引《蔡寬夫詩話》、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清人著《杜詩詳注》卷16、《浪跡三談》卷3，今人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等，他們考論杜詩避家諱內容和彭文完全一致，有的還引彭文作為參證。

### 3、宋人筆記避諱研究興盛的原因

宋人筆記中的避諱研究甚多，出現這種局面不是偶然的，主要有文化環境、避諱發展和筆記體裁的適應性等諸多原因。

#### 1) 文化學術環境

由於轉向庶族地主經濟和小自耕農經濟，宋型文化和感性、開放、外傾而色調熱烈的唐型文

7) 李德清，《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p. 152。

8) 杜甫父名閑。

9)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中華書局，1985，p. 54-55。

化不同：理性、內傾、重文輕武、色調淡雅。

宋代統治者重文抑武，“興文教，抑武事”<sup>10)</sup>，文化制度寬鬆，文人地位得以空前提升；並實行文官政治，“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正是這種制度的寫照。宋代以詩文取士，“取士不問家世”<sup>11)</sup>，科舉制度成熟定型，官學書院發達，進而培養了大量的讀書人，知識階層興起。同時，宋代理學興起、宗教勢力式微、市民文化勃興、商品經濟繁榮、雕版印刷術發明，使宋代文化登峰造極，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評：“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sup>12)</sup>

文化興，學術昌。宋代文化的豐盛帶來優秀文人、學者的迭出，著意於心性內趨、知性反省的理學精神也培養了這些文人學者的自覺意識：重視歷史，格物致知，學術自覺。因此，充斥於經籍和人們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避諱現象自然成了學者們必然關注和研究的內容。

## 2) 避諱本身的發展

避諱制度發展到宋代，漸趨森嚴。清人周廣業在《經史避名匯考》卷20中就謂：“避諱之禮，莫重於宋。”卷21又：“避諱之繁，宋為最甚。”陳垣先生《史諱舉例》卷8也指出：“宋人避諱之例最嚴。”從法律層面看，宋代避諱已制度化。《宋刑統》沿襲了唐代有關國諱和家諱的條文；歷代皇帝都定期頒佈具有法律效力的有關避諱的文書式、文書令。從道德層面看，民間避諱之風盛行，已經禮俗化，士大夫和知識階層避家諱、官諱是最基本的社交禮儀。從避諱內容看，敬諱嚴苛，俗諱風行；偏諱、嫌名兼避，還首次出現了聖諱，即孔子、孟子等聖賢之名也須避諱。

可見，避諱充斥於整個宋代社會，已成為宋人、尤其是文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僅以淳熙年間修訂的《淳熙重修文書式》為例，規定了須避諱的漢字就有350餘個；如果一個讀書人想考取功名，這些諱字必須爛熟於心，否則一旦犯諱，不僅功名無望，甚至還要鋸鑕入獄。因此，避諱對於知識階層而言，人人攸關，他們關注、研究避諱，其實也是對自身命運的關注。

## 3) 筆記體裁與宋人避諱研究特點的適應性

宋代的學術筆記甚豐，據統計，現存宋人筆記約500餘種，超過了宋代以前所見筆記的總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宗教、哲學、文學、歷史、天文地理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避諱研究多見於宋人筆記，也是筆記體裁和避諱題材相適應的特點決定的。

學術發展到宋代，雖有長足進展，但還沒有達到形成以鴻篇巨制論述的階段，它們篇幅都不大，一般幾十字到數百字不等；而這樣的篇幅恰好適應避諱題材的關注：或記載諱例，或著錄諱制，或精悍考據，或簡扼點評。宋人的學術筆記其實是讀書劄記，他們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而是要考取功名，甚至是已有功名的士大夫階層，也保留有述而不作的傳統；就宋人研究避諱的內容看，大都未能深入，淺嘗輒止，述而不作，而這樣的研究特點也契合了學術筆記的體裁。當然，也有一些避諱研究且述且作，但也都體現了宋人雅緻細膩的士大夫文化：或小而短，或巧而新，或精而緻，均沒有長篇大論，適合以學術劄記的形式來表達。

1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正月。

11) 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p. 1。

12)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 245。

#### 4、宋人筆記避諱研究的局限

##### 1) 從整體上看，宋人筆記中的避諱研究多以匯錄歷代諱例和諱制為主，多述而不作，發明無多

避諱學是一門研究避諱現象發生發展規律及其應用規律的工具學科，利用避諱學知識可以進行校勘文獻、鑒定版本、辨別偽書、考訂年代等文史考證工作。如《新唐書·藝文志》載有隋代王通所著《中說》一書，但王通既為隋人，應避隋文帝之父楊忠嫌名“中”字；當避不避，陳垣《史諱舉例》據此認為，《中說》並非隋王通所撰，而係偽書。<sup>13)</sup>

但宋代學術以經學為中心，避諱等文史研究均淪為其附庸；宋代科考選人也重時務、實用，以詩文、策論取士。因此，學者以通經考取功名為第一要務，其避諱研究多述而不作，他們長於避諱材料的歸納整理而疏於避諱學的應用研究和理論建設。概而言之，宋人的避諱研究，排比諱例，歸納諱制，搜羅廣博，以材料豐贍見長，偶有考證，罕見發明。因此，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看，宋人的避諱研究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避諱學，而祇能稱之為避諱史料學。

##### 2) 從微觀上看，宋人筆記中的避諱研究也有一些疏失的地方

比如洪邁《容齋續筆》卷6之“戊為武”條：

十干戊字，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

今按：《舊五代史·梁太祖紀第三》云：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為“武”。’從之。”五代梁太祖朱晃，曾祖父名茂琳，避偏諱之嫌名“戊”，改“戊”為“武”。洪邁則認為是為避梁朱溫父名“誠”之嫌名“成”，“以戊類成字”，洪氏誤。《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第三》注：“今‘崇福侯廟碑’立於開平三年，正作‘武辰’。可見當時避諱之體。”陳垣《史諱舉例》引《金石文字記》卷5謂：以城為牆、以戊為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戊，茂之嫌名。《容齋續筆》謂以戊類成故改，其說非。

再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5《辨誤》“丁產簿書言丁推”條：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為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今按：唐高宗李氏名治，避嫌名“稚”；畢仲詢、宋敏求認為“丁推”無義，當為“丁

13) 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2004，p. 101。



稚”，少壯之意，為避高宗李治嫌名而改。但吳曾不以為然，認為還是“丁推”，推排之意。今檢《四庫全書》電子版、北大古代漢語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等，並無“丁推”一詞之用法，但有畢、宋兩家之說。今人編《漢語大詞典》，也據畢、宋兩家設立“丁稚”條和義訓。因此，畢、宋是而吳曾非。

而引起聚訟最多的還是莊綽《雞肋編》卷中所載的如下避諱材料：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為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為堅音，上皇以為真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為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為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邯為近。按許慎《說文》‘甄，陶也，從瓦堊，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以陶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蹝、滇、闐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紉以川為聲，洗、洗、駢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況吳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真愈近矣。其後秦為世祖苻堅，隋為高祖楊堅，皆同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即還複，既殊漢慶為賀，又異唐丙為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鎮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反為堅字。慮後從俗，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敘為家譜云。”余按《千姓編》<sup>14)</sup>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真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為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雞肋編》卷中）

今按：林攄唱榜並把“甄”讀作“堅”而因此被黜之事，《雞肋編》所載簡略，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5載其事：

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禦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攄彥振唱名，呼甄為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禦史有言，攄罷而出。

《宋史》卷351《林攄傳》亦載其事：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

攄不謝，而語詆同列。禦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

南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27《祖宗科舉取人》亦有記載：

中書侍郎林攄唱進士第，姓甄而呼堅，名盎而呼快。於是，中丞石公弼論攄不學無術，傳笑中外。

14) 《千姓編》早已失傳，南宋學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存目：《千姓編》一卷，為“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采真子記。”

明代《續資治通鑑綱目》卷9則評論道：

林攄不識甄、盎字，禦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故黜之。且甄、盎二字其果難識者邪？苟於此字而不識，則其於理道，必槩乎其未有聞也。故不惟“月”之，而又去其官，書“有罪”者，鄙之也。

綜合五家，可知事情原委：大觀三年（1109），甄徹考中進士第5甲；皇帝親自主持放榜儀式，由中書侍郎林攄唱中舉人名，當念到第5甲的“甄徹”時，林攄把“甄”讀作“堅”；徽宗提醒當念“真”，林攄不以為然，還當面向甄徹求證，甄說讀如“真”。林攄則被譏為不學無術，並因在皇帝面前倨傲不恭、失人臣之禮而丟官。

莊綽又引甄氏家譜和其曾祖墓誌銘，說明甄氏源流，並認為作為姓氏之“甄”本讀“堅”，為三國孫堅、前秦苻堅、隋朝楊堅之諱而改讀“真”。但因三朝祚短，或者偏隅而治，暫避其諱，後來就有猶守舊姓者。

宋人孫奕《示兒編》卷18則認為“甄”本有二音：

甄有二訓。音真者，陶甄也；音堅者，察也，免也。見於十七真、二仙韻中，粲然可考。

陳垣先生《史諱舉例》卷1就據引《示兒編》反對莊綽之說，認為北方早有“真”音，北人張華非避南吳之諱，云：

甄之有真音，宋人以為避孫堅諱，亦非也。莊綽《雞肋編》中云：“甄，三國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示兒編》十八則云：“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在先韻，獨真韻反未嘗押。《文選》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且甄，在帝包義，肇經天人。’則已押入真韻矣。”張澎《姓氏辯誤》九駁之，謂“《女史箴》在三國後，孫氏未詳考”云。

今考《晉書·張華傳》：“華，范陽方城人。始仕魏，司馬炎謀伐吳，華與羊祜實贊成其計。及吳滅，封廣武縣侯。”誠如《雞肋編》言，則華固北人，與江左何涉！《女史箴》以甄與人為韻，則河北早有是音，非為吳諱矣。<sup>15)</sup>

王彥坤先生也疑莊氏之誤，並引張說、陳垣作按語曰：

彥按：張說《唐故廣州都督甄公碑》云：“當烈王之王也，有陳通奔周，王以為忠，將美其族，言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真’為音。”（見《張燕公集》卷20）並不將甄姓之讀“真”音視為避諱。近人陳垣亦引《示兒編》十八云：“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在先韻，獨真韻反未嘗押。《文選·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且甄。在帝包義，肇經天人。’則已押入真韻矣。”因謂：“今考《晉書·張華傳》：‘華，范陽方城人。始仕魏，司馬炎謀伐吳，華與羊祜實贊成其計。及吳滅，封廣武縣侯。’誠如《雞肋編》言，則華固北人，與江左何涉！《女史箴》以‘甄’與‘人’為韻，則河北早有是音，非為吳諱矣。”（見《史諱舉例》

15) 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2004，p. 8。

卷1) 16))

今按：甄上古有“真”音，亦當有“堅”音。甄以“陶”為本義，《說文》：“甄，陶也。”《說文》徐鉉音“居延切”；而甄氏正來源於陶甄之職，其音亦當為本義音“居延切”，即“堅”音。上古“甄”確有“堅”音，《楚辭·九思》“鹿蹊兮，獬貉兮蟬蟬，鸛鷀兮軒軒，鶉鷃兮甄甄”，正諧此音韻。“甄”《廣韻》“居延切”，《釋文》“音堅”，《康熙字典》“《唐韻》居延切，《集韻》《韻會》稽延切”，也有“堅”音；其雖為中古韻書，但已雜糅古今方殊。

姓氏、地名因為口耳相傳，最容易保留古音；且姓氏為宗族圖騰，古人坐行不更姓名，因此也最為保守。而且“甄”作地名時<sup>17)</sup>仍讀“規掾切”<sup>18)</sup>，正與“堅”音近，可作“甄”姓之“堅”音的旁證。但遇國諱改姓更名、改易地名則是經常之事，莊綽引《甄氏舊譜》所云三國前甄無“真”音，不符實際；但所記甄氏為避孫堅、苻堅、楊堅名諱而更讀“堅”氏為“真”氏，當在情理之中，何況“甄”本為“真”“堅”二讀的破音字。但畢竟三朝或祚短，或偏安，避諱不久，“甄”姓讀如“真”音可能還沒有完全約定俗成。

時至宋代，林攄作為中書侍郎，肯定知道甄有“真”“堅”二讀，但他作為飽讀詩書的大臣，出於對甄徹的尊重，仍讀“甄”姓之古讀“堅”。正如在筆者的家鄉，一般人讀“江”姓為“jiang”，但在知識階層，出於對江姓人的尊重，仍讀“江”姓為古音“gang”。徽宗對林攄進行糾正，說明其時“甄”姓讀“真”已約定俗成；而甄徹自己也同意徽宗，可能有懾於皇帝權威的原因。由《續資治通鑑綱目》卷9的評論可以看出，林攄被罷黜的真正原因也並不是所謂“不識甄字”，林攄祇是對異讀字進行了從古、從雅並符合禮貌原則的特殊處理；其實是另有原因：因“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而“鄙之”。

## 【參考文獻】

[宋] 洪邁，《容齋隨筆》，喀什維吾爾文出版社，2002。

[宋]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中華書局，1985。

[宋] 岳珂，《愧郈錄》，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

[宋] 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

[清] 王士禛，《池北偶談》，中華書局，1982。

[清] 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2004。

李德清，《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大象出版社，2013。

王建，《史諱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彙典》，中華書局，2009。

16)) 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彙典》，中華書局，2009，p. 136。

17)) 今山東鄆城北舊城。本鄆城縣，五代梁避太祖朱城諱，改作“鄆縣”。

18)) 《集韻》，“規掾切，音絹。同鄆。”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避諱, 避諱學, 學術筆記, 宋史, 述而不作		
	영문	Taboo, Chinese Taboo Studies, Academic Notes,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Narrating without Creating		
<div><div>The Taboo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div><div>Bian, Ren-Hai</div><div>The taboo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very strict, correspondingly, the academic notes of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also have a lot of taboo studies. These taboo studies have recorded a wealth of taboo materials of the past generation, which has high data value. Some of them are also good at textual research, and thus benefit the study of the later periods. But most of these studies Only record taboo materials and lack of innovation. Scholars are good at the induction of taboo materials and ignore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aboo. The reasons of taboo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have developed include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severity of the taboo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adaptability between the notes gen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lars' taboo studies.</div></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변인해 / 卞仁海 / Bian, Ren-Hai		
	소 속	中國深圳大學 師範學院 漢語國際教育系 研究員		
	Em@il	123782475@qq.com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8년 03월 18일	심 사 일	2018년 05월 21일
	수 정 일	2018년 06월 17일	게재확정일	2018년 06월 22일